

昆山民族民间文化精粹·昆曲卷

一代笛师

高慰伯的昆曲生涯

管凤良 主编

YI
DAI
DI
SHI
Gaoweibo
de
Kunqu
Shengya



上海人民出版社

昆山市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书系

昆山市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书系

编委会

名誉主任	张国华				
主任	管爱国				
副主任	沈卫群	杭颖	金乃冰		
顾问	杨守松				
主编	管凤良				
副主编	陈益	王清			
执行主编	杨瑞庆				
编委	于华	王瑾	毛宇龙	曹海勇	

目录

序 / 张国华

高慰伯的昆曲经历

高慰伯传 / 郑涌泉 010 高慰伯年表 / 郑涌泉 085

高慰伯昆曲艺术传承谱系 / 杨瑞庆 092

高慰伯谈艺录 / 高慰伯口述 吴必忠整理 093

高慰伯的昆曲传授

我与高慰伯 / 王建农口述 江 捷执笔 104

昆曲艺术的常青树 / 沈 莹 110

高山仰止 / 杨丽强 115 学高为师 / 胡道月 122

得高慰伯老师拍曲之幸 / 蒋宇利 125

愿作春泥护芳花 / 陈兆弘 129

高慰伯老师和玉山曲社 / 朱学瀚 138

高人孕育 兰蕾飘香 / 姚惠霖 148

高慰伯先生与苏州大学昆曲班 / 周 秦 153

社区里的每周昆曲清唱会 / 贺雅宜 163

高慰伯的昆曲影响

老人与堂名的故事 / 顾 斌 168

昆曲故里访“拍先” / 贺雅宜 180

一位耄耋老人的“昆曲情结” / 张嘉伟 184

高慰伯的昆曲存谱

五首堂名曲牌的来历 / 杨瑞庆 196

《普天乐》 / 高慰伯演奏 杨瑞庆记谱 197

《一枝花》 / 高慰伯演奏 杨瑞庆记谱 200

《其二·其三》 / 高慰伯演奏 杨瑞庆记谱 202

《一江风》 / 高慰伯演奏 杨瑞庆记谱 204

《忆多娇》 / 高慰伯演奏 杨瑞庆记谱 205

《琴挑》工尺谱的来历 / 杨瑞庆 206

《琴挑》工尺谱 / 高慰伯存 毛宇龙摄 209

高人·高风（代编后记） / 编 者 224

序

中共昆山市委书记

张国华

昆山是一个历史文化悠久的地方，地处阳澄湖畔的绰墩山遗址考古发现表明，6000余年前，我们的先民已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创造了灿烂的史前文明。昆山拥有丰富的物质文化遗产，目前共有国家级和省市级文保单位54处，并有一批控保建筑和文物点。同时，昆山又拥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锦溪宣卷、周庄水乡婚俗等一批民族民间文艺和习俗被列入苏州市级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

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昆山是一个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新兴工商城市，在经济全球化、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和外来文化不断冲击的今天，传统农耕文化的生存空间逐渐狭小，以此为载体的民族民间文化样式逐渐消失，及时加以抢救和保护，迫在眉睫。

昆山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精神，对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高度重视，市财政专门设立专项保护资金，市文广局组织专门人员积极开展这项工作。在对全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排查摸底的基础上，掌握了一批资源，如千灯茶盘舞、周庄白家浜划灯等。这些项目有的已列为苏州市的保护名录，有的已申报江苏省级保护名录。

这次编写的三本书《一曲长承——昆山与昆曲》、《一腔情缘——昆山人论昆曲》、《一代笛师——高慰伯的昆曲生涯》，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切入口，全面阐述了昆曲发源于昆山的历史必然性，汇集了昆山多年来昆曲研究的成果，对弘扬昆山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打响昆曲品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通过对艺术家高慰伯艺术生涯的记述，充分展示已有600年历史的昆曲艺术薪火不绝，通过一代代传人，至今仍鲜活地存在于昆山的土地上，并且，通过我们的不懈努力，必将继续一代代传下去。

非物质文化遗产（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作是一项长期的工作，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在“两

个率先”的进程中，昆山已率先实现了江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指标，接下来在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一定要把保护物质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放到与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的位置。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是传承文明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有效途径，只有把优秀的民族民间文化保护下来，才可以去整理、研究、开发和利用，现代化进程快速推进也可以为保护民族民间传统文化提供有效的手段。我们将以政府为主导，文化部门具体实施，各相关部门与社会力量相互配合，继续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2006年8月

高 慰 伯 的 昆 曲 经 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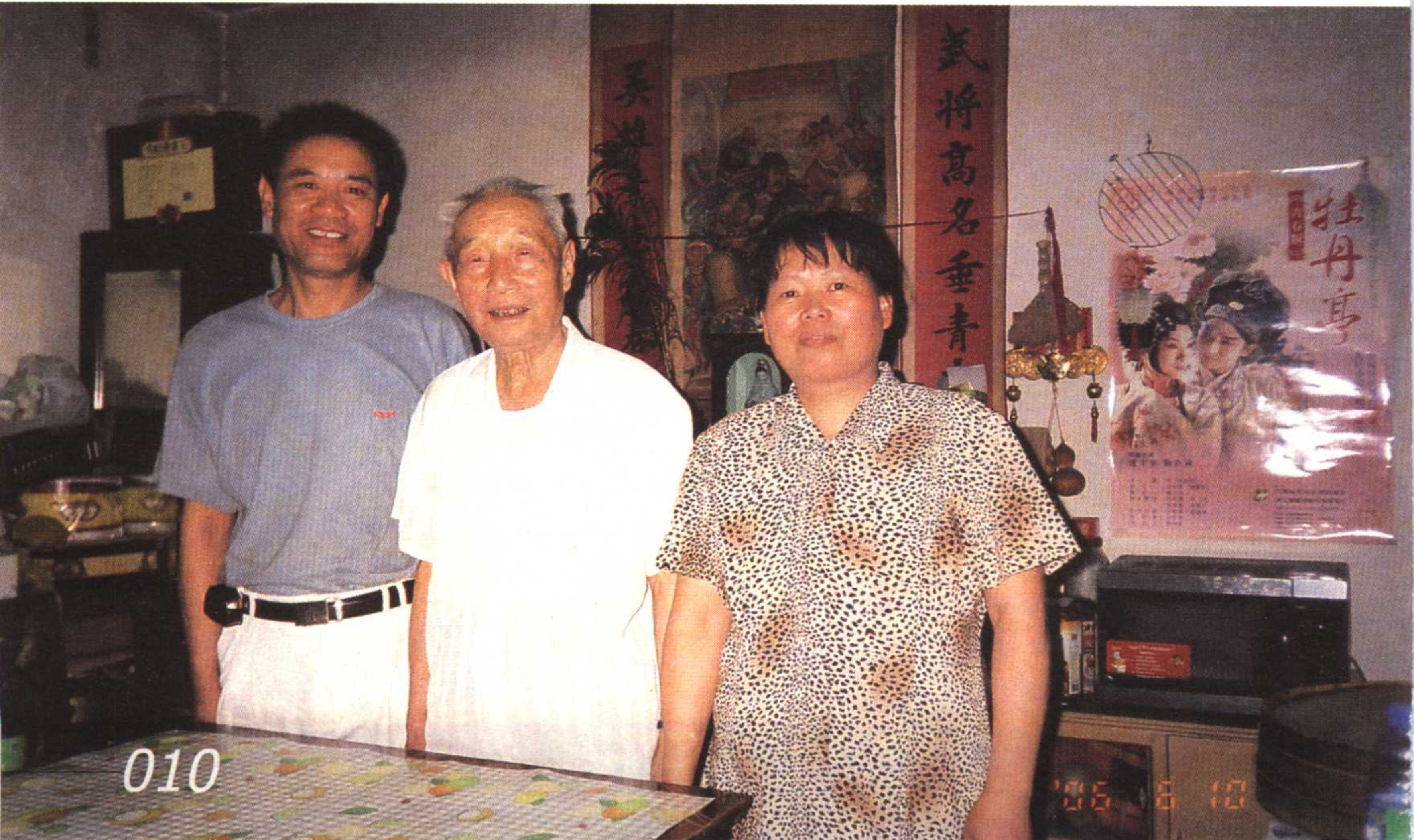


高慰伯传

□ 郑涌泉

称高慰伯先生为“昆曲老人”，他是当之无愧的。在他近九十年的漫长生涯中，绝大部分时间同昆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成为国内德高望重的堂名“拍先”之一。他曾被京昆大师俞振飞先生誉为“国宝”级的人物，当今不少著名昆剧演员和笛师曾经是他的学生。唱曲起先是他维持生存的一种手段，后来竟成了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是一种缘分。在全面展示高慰伯先生的昆曲生涯之前，让我们先同国之瑰宝昆曲来一次零距离的亲密接触。

高慰伯和他的家人合影
(陈兆弘摄)





盛名无虚

萬年春風中坐

悠然在玉山上行

萬卷圖書

四時景物月華中

王守仁先生墓前

高慰伯在昆曲博物館的留影（毛宇龍攝）

昆曲姓“昆”，因为她起源于昆山，最早称作“昆山腔”，创始人是元代昆山千灯人顾坚。昆山腔与海盐腔、余姚腔和弋阳腔同为南戏四大声腔，当时覆盖面很广。奈何岁月作出了无情的抉择，另外“三腔”逐渐衰落飘零，最终被淘汰出局，唯独昆山腔经过六百余年的风雨历程至今还传唱于世，可以说是一种“宿命”，也可以说是一种奇迹。其实，这除了她自身顽强的生命力之外，还同两位著名的历史人物所作出的艰苦探索、勇于改革和推陈出新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一位名叫魏良辅，昆山人（有人说他是太仓人，因太仓原属昆山，所以《弦索辨讹》、《寄畅园闻歌记》等典籍都说他是昆山人），他兼采南北诸曲之长，对昆山腔进行融会贯通之革新，当时被称作“水磨调”，就是后来的昆曲。昆曲最初仅供清唱，是魏良辅的同乡——

高慰伯接受
郑涌泉的采
访（毛宇龙
摄）



剧作家梁辰鱼（出生于昆山陆家桥梁家巷）将昆曲搬上了舞台。他创作了以《浣纱记》为代表的大量传奇，将昆曲演变成了昆剧，从而开创了昆曲历史的新纪元。

昆曲向来被称为“百戏之祖”，流传甚广，影响深远，并因此产生了许多“流”和“派”，但“以昆山为正声”（魏良辅语）而万变不离其“姓”——一个响亮的“昆”字，至今仍在戏坛上熠熠生辉。

2001年5月8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松浦晃一郎代表该组织宣布中国昆曲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这是中国的骄傲，昆山的骄傲，也是高慰伯的骄傲，因为他为保护、传承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和值得肯定的贡献。

一、灰色童年

1919年11月9日，农历己未年九月十七，天低云暗，北雁南飞，秋风萧瑟，冷雨飘零。地势低洼土质贫瘠十年九荒的昆北田野，看上去是一片凄凄惨惨戚戚的悲凉景象，除了残存的灰白色的稻茬和稀疏疏、病恹恹、毫无绿意的麦苗之外，几乎看不见其他生物，比如一只麻雀或者一只老鼠。今年又是重灾之年，一亩地没收到几颗瘪谷，今冬明春还能捱得过去吗？“因无收而外出乞讨者无数”（《周市镇志》），人们的心情沉重得就像一块混沌的铅，欲哭无泪。然而，乡下人坚信“天无绝人之路”，再穷再苦，只要还有一线生存的机会，那么生活总还得继续，希望不能破灭。就在这个凄风苦雨的黄昏时分，昆山县周墅乡（今周市镇）超英河畔的周水桥村，一户墙坍壁倒屋顶漏雨破旧不堪的农舍里，传来了新生儿洪亮的啼哭声，“是一个男小囡，一个男

小囡！”老娘（江南一带民间对接生婆的俗称）眉开眼笑地向几乎已经虚脱了的产妇大声报喜。产妇紧闭着的双眼一下睁开，放出了平时很难见到的光芒，蜡黄的脸色也仿佛变得红润了许多。焦急地等在隔壁灶间里的产妇的丈夫，闻声顾不得什么“血光之冲”夺门而进，“真是一个男孩！”他高兴得跳了起来，当着老娘和弟媳妇的面就狠狠地亲了他的妻子。“还不快去拿桶热水来！”老娘笑着关照，他这才赶紧再跑回灶间。是的，尽管这个男孩来得不是时候，却给这户贫病交加濒临绝境的姓张的乡下人家点燃了一星梦想之火。哪怕是穷得“赤脚地皮光”，他们还是希望有一个男孩，以便将这点血脉延续下去，并且将来靠他或许可以改变贫穷。他们先前已经有了两个女儿，大的腿部有残疾，小的给人家做了童养媳。他们请亲属里的长辈给这个孩子起了一个符合乡下人身份的名字，叫做“张弟生”，因为长辈们都不识几个大字，男孩子只能叫“弟”，女孩子就叫“妹”，他们实在起不出什么高雅的或者有特殊含义的名字来。

古人说“造化弄人”，老天有的时候似乎睁不开眼睛。现实真是太残酷了，跟希望或梦想往往会完全背道而驰。有一首民歌这样唱道：小白菜，泪汪汪，从小死了爹和娘……张弟生的命运比歌里的小白菜还要坎坷。富贵人家的小孩子两周岁时可能还没有断奶，成天由丫鬟奶妈哄着喂着，或是在父母长辈的怀抱里撒娇，可张弟生两周岁时就死了亲娘。她本来就有一身的毛病，月子里别说什么“营

养”，生了小孩没几天就得硬撑着到田埂河边，到一切她能走得到的地方去“扒”点野菜什么的拿回来充饥，人瘦得一阵风能吹了去。她终于倒下了，再也起不来了，然而她口眼不闭啊！此刻她的宝贝，她的可怜的小弟生，才刚刚学会喊她一声“姆妈”。姆妈走了，再也不回来了，她想最后亲儿子一口，但没有成功，因为她连表达这个最后愿望的力气都没有，嘴巴却大大地张开着。在场所有的人都放声号啕起来，只有小弟生不哭，他一滴泪水都没有，因为他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除了好奇地东张西望之外，他没有任何的表示和表情。直到如今，高慰伯还不知道他的生母姓甚名谁，或许她从来就没有过名字。

在高慰伯睿智的脑海里，别说慈母的音容笑貌，根本一丝印象都没有，贫苦的农家也不可能有什么照片或画像留下来。还有一句歌词这样唱道：“没妈的孩子像棵草”。其实张弟生生来就像是一棵野草，或许连野草都不如，野草至少还可以得到春风、阳光、雨露的抚爱滋润，可以从泥土里吸取需要的养分，小弟生却什么都没有。家里穷得只剩下一座为秋风所破的茅屋，四堵摇摇欲坠的泥墙，也许是因为属羊的缘故，从断奶那天起他的肚皮里也差不多只能塞点青草而已。跌跌撞撞好不容易“爬”到7岁时，又当爹又做娘屋里田里两头忙的小弟生的父亲，一位老实巴交三拳头打不出个闷屁来的农民张桂林，也因为积劳成疾又没钱治病，终于在卧床不起一个多月后两脚一挺撒手人寰。弥留之际，他冰冷僵硬的手紧紧地握着弟生柔软温暖



高慰伯中年
时代 (1959
年)

的小手，别人使劲扳都扳不开。然而，他最终没有留下半句遗言，更没有留下一个铜板的遗产。一口用几块破木板拼凑而成的薄皮棺材装走了死不瞑目的父亲，小弟生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然而，他仍然没有哭，他只是脸朝“睡着了的”父亲深深地低